

网上最受欢迎的大师兄
鼓舞每个人前行的光芒

年少 荒唐

朱炫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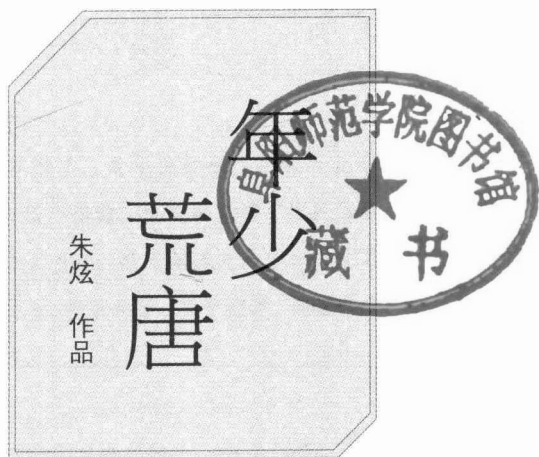
天马行空，颠倒众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少荒唐 / 朱炫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430-8

I. ①年… II. ①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9310号

书 名 年少荒唐

著 者 朱 炫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岳 阳 徐颢妍

特约编辑 李玉峰

文字校对 郭慧红 孔智敏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99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430-8

定 价 36.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写在前边的话

落笔如落子。

有人说名字错了，是年少轻狂，年轻人无车无房，赤条条，这叫轻，人微言轻，所以谨小慎微，电视剧里讲，捏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

至于狂，什么叫狂，壮士劫道儿，你说壮士我错了，这不叫狂。

你说壮士留步，撩开袍子，拱手抱拳，说看我变身，这也不叫狂，这叫病。你说瞅你咋的。

这才叫狂。

轻狂，是说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偏喜欢瞅你咋的，又好出头，这胸腔、肺腑、脑壳儿里都滚着烫手的血，有多烫，我洒出来，溅在荒草里，就能燎原。

熊熊大火汇成河，奔流入土，烧去整个城郭。

可往往我发现，不是血不热，恰是没有荒草，亦没有城郭，憋足了劲儿，无处可烧，四顾茫茫，凌寒噬骨。

于是，像我们这样提剑的人，才会犹豫，才会问眼前巨大的龙，你到底是龙，还只是吃水的风车？

我想起一位朋友，与姑娘相好四年，整个大学时光，每一寸，每一帧，你看，都是好。胸脯好，屁股也好，温润如玉，温在两臂之间，两臂成怀，润在喉咙肚腹，如若渊虚，不见瑕疵。爱情是一块老玉，放在掌心，掌心恰是温湿，有一点儿纹理，沁了汗，这样整日摩挲，焉能不温润么，简直太好了。

大学毕业，姑娘嫁作他人之妇，他人有房，他人是公务员，他人比你更近、更紧，像敦实棉袄，包裹着她，浑身上下都更热乎，还防水，透气，还贵。

你冲了一辈子塔，败给了武器店老板。

你说你要屠龙，龙说我他妈是个风车。

你气愤，可连个给你插的肉身都没有。

再说我这朋友，从小就狂，自诩胜利小学陈浩南。在我们那个年代，这必然引来无数挑战者，就好像抗日电影里皇军捉了良民，问你叫什么，良民说我叫陈真。

就这么狂，胡匪彪子双枪将。

天王盖地虎，我朋友是不怕的。

上海一套房，我朋友就屌了。

于是我才感到困惑，落笔前，斟酌良久，觉得四肢百骸，都泄了劲儿，对着天花板生闷头气，干脆就是空虚。

为什么？因为我劝朋友，你去把姑娘抢回来呀。朋友拦住我。

“我说谢晨你回来吧，我肯定能挣着钱。我买了房，天天不重样地跟你做爱，买四张无上限的信用卡，三张用来刷，一张用来练镖。”

朋友替我说完，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傻不傻。

姑娘后来结婚，当天我朋友憋在房间，修真似的，无声无响。有人说他辟谷了，有人说他悬梁了，我想他终于想不开，走上了凡人修仙路。这个故事太简单了，从血肉丰满变成血肉干瘪，一进屋好大一道梁，梁下好长一个人，舌头长，腿长，尿液喷洒的轨迹也长。吊死了，成仙了，上去就封仙，封一个屌仙。

翌日，他出来，说我操朱宝，我摇了一天微信，摇着个波大腿长声浪的，我觉得我又找着真爱了。

我见他眼有泪痕，有人说他哭过，是捧着脸干号；有人说不对，他是跪在床脚啜泣，我不知，便问你可哭了？

“她结婚，关我什么事儿，我哭你妈个蛋。”

以前我们说，要在一场婚礼中，抢走新娘，在一个大雪夜，有膝盖那么深，我们是胡匪彪子双枪将，抱走新娘，雪夜驰骋，留下一串蹄印。

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用冻僵的双手撕开她肿胀的棉袄，露出炭火一样滚热的胸脯。我的双手贴上去，烫得灼人，嗞嗞儿往外吐热气，像是两颗注满热水的囊，圆鼓鼓，滑溜溜，软绵绵，哎哟呵，真爽。

现在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说这叫犯罪，属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兼拐卖妇女儿童。

吃枪子还算罢了，最重要的是，何必呢。

何必如此冲动，何必轻躁癫狂，雪这么大，不如饮酒，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你明白了，你就狂不来，你什么都懂了，你就跑不动，于是只叫轻轻静坐圆寂，烧成了一把荒唐。

当我们成年的时候，回头看这些年少的时光，看到的是轻狂，我举手，说老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还需要检验而苏联解体恰恰证明了这种哲学的不稳定性。

这是轻狂。

我朋友说，看这妞，三天之内给你拿下，双唇酥胸三角铁，给你摸得通透，否则包你一月烟钱，他问我这是不是也叫轻狂。

我说这是流氓。

那时候，我轻狂，现在轻狂是一种回忆，涓涓流淌，拨开我的胸腔，那里有一片静谧山谷，花草茂盛，不大，指甲盖大小，那就是我仅剩的那么点儿轻狂。

现在的我，还有你，还有他们，我们不是轻狂。

我们是荒唐。

“看这妞，算了，咱配不上。”

如果你早知这样，还不如趁早，年少荒唐。

年少荒唐

目录

广场舞大妈之斗舞	001
半匹红裙，一柄剑	006
我的征途是一斤二锅头	013
汤圆，我是杀手彭彭	019
你快，快得过风吗	031
嘿，小骨头	037
岂有回头剑	055
青羌大海	070
您好，点歌吗？	088
李自成大战陈圆圆	100
武林高手如何识别杀气	111
鱼汤浪子	117

活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34
一夜恩师	142
北京地铁安检员	147
狗都不听的冷笑话	154
咔嚓，奥义，团队偷拍	157
老板，上机	164
河北万磁王	174
黄粱一梦	186
我，是恐惧之王！	189
等，不会孤独终老的	195
呵呵，我就是天使之主	199
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	208
一百本书有用，还是六块腹肌有用？	210

爱情，一位摔跤手	214
铁甲威龙大战十二摊主	219
激流中的人	228
宇宙，战舰，炮火，轰轰轰	232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240
传达室驱魔人	243
时间，女神，多么难得	249
我要种地，因为我是个插秧手	251
和那些赴汤蹈火的青春，说再见	262
新世纪福音主公	266
哦，船长！我的船长！	277
有关我死后的一些畅想	281
汪汪，汪汪，和汪汪	285

请让我组成头部	290
生活应该很简单	295
白马将军	298
计生委妖精办的日常（一）	302
计生委妖精办的日常（二）	308
小侠	317
后记 要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321

广场舞大妈之斗舞

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风生风灭，乃青春永驻之所。

有人告诉张素娥，最近广场不干净。

旁人或许听不明白，张素娥却是懂了。她太懂了，跳了十年，从《小三》跳到《小苹果》，风云变幻，也许是风浪见得太多，逐渐坦然，她像一头老鲸那样，能够平静地迎接风暴。她想起曾经一位老大姐握着她的手说，出来跳，迟早要还的。

老大姐说，我们出来跳广场舞的，要讲信用，说跳一辈子，就跳一辈子。

老大姐跳到寿终，真的一辈子，张素娥觉得这是大成。

她这辈子从粮食局退休以后，就明白自己的人生从未真正地活过，就像梭罗的诗歌说的：

I wanted to live deep and suck out all the marrow of life,
To put to rout all that was not life.
And not when I had come to die,
Discover that I had not lived.

直到开始跳舞。

这是张素娥生命的所有，没有人，放眼整个东城区，没有人能够挑战张素娥的权威。她几乎就是执掌东方的老龙王，她寻常是不去西北南三个方向跳舞的，那里有白虎李秀丽、玄武马玉兰，以及朱雀张翠萍。

舞林如武林，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有广场，就有规矩，张素娥不是那种喜欢打破规矩的人。青龙张素娥，她已经成功了，她很安详，很享受。

张素娥在晚饭后换上轻松的衣裤，推开门。老伴儿问她，会不会有事儿，好好说话，别动手。

张素娥笑了笑，不会，我是龙王啊。

她走进楼道，涌进一片黑暗之中，像一条蛟龙，沉进了黑暗的冰海。

广场上灯火辉煌，跳舞的妇女们逐渐涌入，像逐光的鱼群。她们填满了广场，这些是来自胜利小区的大妈们，和蔼可亲，活力四射。

可是今天有所不同，今天不干净。

广场上已经有了另一批大妈，她们手中执着粉色的塑料扇子，或坐或站，眼神肃杀。都明白，太明白了，行内叫占场，这是两个势力的斗争。这些年岁不再的老姑娘，从1960年以后就熟稔了斗的技巧，而主义不同的两股势力，决然，必然无法相存，必须斗，必须恶斗，才能信服。

张素娥说，你们谁领头，我是张素娥，想和她聊聊。

先来的大妈们左右分开，像摩西分红海，从人流的深处，走出一位黑发大妈，敦实，微胖，但是神色不改，有大气。所谓大气，就是说她一定跳过许多年，见识过不少广场。

黑发大妈说：“我叫陈小菊，跳了五年，是个新人，但是我们想在这儿跳。”

胜利小区的大妈群中，有人扑哧笑出了声儿。太嫩，五年对于广场舞来说，只能是入门，除非你天资聪颖，是广场舞的奇才。这个世上能成为奇才的人不多，张素娥可能算一个。只有那些熟知广场史的人才会无比惊叹，因为张素娥是第一个将《最炫民族风》带进广场的女人，意义不亚于为人类取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从此广场一片光明。”

——广场舞行为规范第十七条。

张素娥叉着腰，她说：“你知道这里是哪儿么，胜利广场，你知道它的别名吗？”

陈小菊微微一笑，我明白，它又叫龙穴。

敢于在青龙张素娥的广场上跳舞的人，我们理应敬她一杯。

张素娥说，老规矩，天地人神鬼都在见证，咱们比舞吧。

陈小菊点头，自觉让出一片场地。

张素娥打了个响指，她说，老妹，你可见过龙的伟力？

《老婆最大》。

不愧是龙穴里的舞者，胜利大妈们迈出步伐，轻巧有力。她们的阵形像铁壁也像游龙，在歌声里徜徉悠远。

老婆最大呀老公最二
你要答应我不许找小三儿
年轻的情儿呀老来的伴儿
我想要为你生个小孩儿

歌词简单，舞步却不简单，有亘古的回音。她们踏着脚下青砖，发出龙吼一样的声音，太整齐，太霸道，广场上大部分人都感到一种来自帝王的压力。那一刻，十五公里以外的城管办公室里，王队长喝了一口茶，猛睁开眼。

“龙抬头！”

龙王张素娥的舞蹈，可怕，只能用这两个字。

陈小菊的眼神有些异样。

一曲舞罢，张素娥说，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青龙张素娥，最讲道理。

陈小菊面无表情，她说：“素娥姐，领教了。”

《最炫民族风》。

张素娥没有想到陈小菊跳了自己的成名曲，与张素娥的刚烈相比，陈小菊她们的舞步，更加阴柔，她们就像是古老的阿佛罗狄忒，在橄榄枝的水池边翩翩起舞。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陈小菊与她的姐妹们，像一群工笔画仕女，走进了胜利广场，如水垂光。所有的中老年男子都痴了，这里面年纪最大的老王，放下棋子，他说，你们可能没有看过，民国的衡阳战场，那些劳军的姑娘。那时候我们都疯啦，跟现在一样。

“下什么棋，看舞！”

陈小菊她们跳完，全场屏息，张素娥感觉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将她逐渐推出广场。

张素娥知道自己败了，败在自己最得意的曲子上。

她问陈小菊，你什么来头。

“十五年前你还在太阳花小区住着，跟一个叫陈秀兰的老姐跳舞，你还记得么。”

“我记得。”

“你夺了她的位子，带走了大部分姐们儿，你记得么。”

“广场里只有强者，你应该明白。”

“陈秀兰回去就抑郁了，你一定不知道。”

张素娥想说什么，陈小菊没有给他机会。她说我用了五年的时间，去世界各地学习，俄罗斯的红场，法国的卢浮宫、北京的天安门，我哪一个没有去过。我与俄罗斯的普尔尼科娃领导的红军舞团激战了三个昼夜，与法国的红磨坊舞团斗至最后一人，与北京的皇城舞蹈团难分难解，我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向你复仇。”

张素娥倒吸一口凉气，她觉得被人揪住了龙角。

“你是谁。”

“陈秀兰，是我的母亲。”

陈小菊说完，转身带着自己的大妈们离开了，她来了，只为了赢，她不屑于这小小的广场。

陈小菊击败了青龙张素娥，从此东城区新的王者诞生了，跳舞的大妈们都知道，那个人被称为“屠龙的小菊”。

可谁也不曾再见过她，人们说，她替母亲报了仇，她的舞力已经到达巅峰。

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

迎战百老汇舞团。

“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场，风生风灭，乃青春永驻之所。”

——广场舞行为规范第一条。

半匹红裙，一柄剑

不过是朱砂痣与白月光，蚊子血与千米粒，可他又要朱砂痣，也要白月光。然而两全不能其美，他就选了最新的那个。

1

从前有一位姑娘，穿了一身红袍子，戴凤冠，大婚的衣裳，乘了一艘窄舟，顺江而下。大圆月的夜晚，两岸飞过漆黑的枭鸟，江水滔滔，星星点点，那是斑驳渔火。她笔直地站在船头，眉心一点朱砂红。

姑娘咬着嘴唇，顶着江风，长发与袍子被高高托起，手执燃火的大雄宝剑，她对着风说，我要见他，不论他在哪，我都要见他。

于是风更猛了，趁着风，舟如银梭。雨停了，头顶是星月浩瀚，像倒悬的沧海，璀璨得不可思议，夜幕中升起一片似有似无的薄雾。燃烧的大剑映着她肃穆的脸额，她是朽木船首的雕塑，也是劈开星海の刀锋。

这个姑娘叫小黎，三十四个时辰之前，她乘着顶红轿子，一路敲锣打鼓。男人骑高头大马，戴大红花。乡亲们都说，小黎姑娘与状元郎终成眷属，是一段佳话，好一段佳话。

午夜时分，她遮盖头，屋内灯火通明。在灯火通明中她一直等，结果蹿来一阵风，灭了红烛，黑漆漆一片。她掀开，发现新郎没有来。

人们说，新郎和他翠云楼的相好阿珠一起走了。他们是趁夜走的，穿过无人的街道与青石的小路，手牵着手，趁着一阵萧瑟秋雨，登上北去楼船。原来他们早就相识，但阿珠未能赎身，二人相思却不得厮守，好在终于大婚这一天，状元郎想明白了，他爱的人是阿珠，又是一段佳话。